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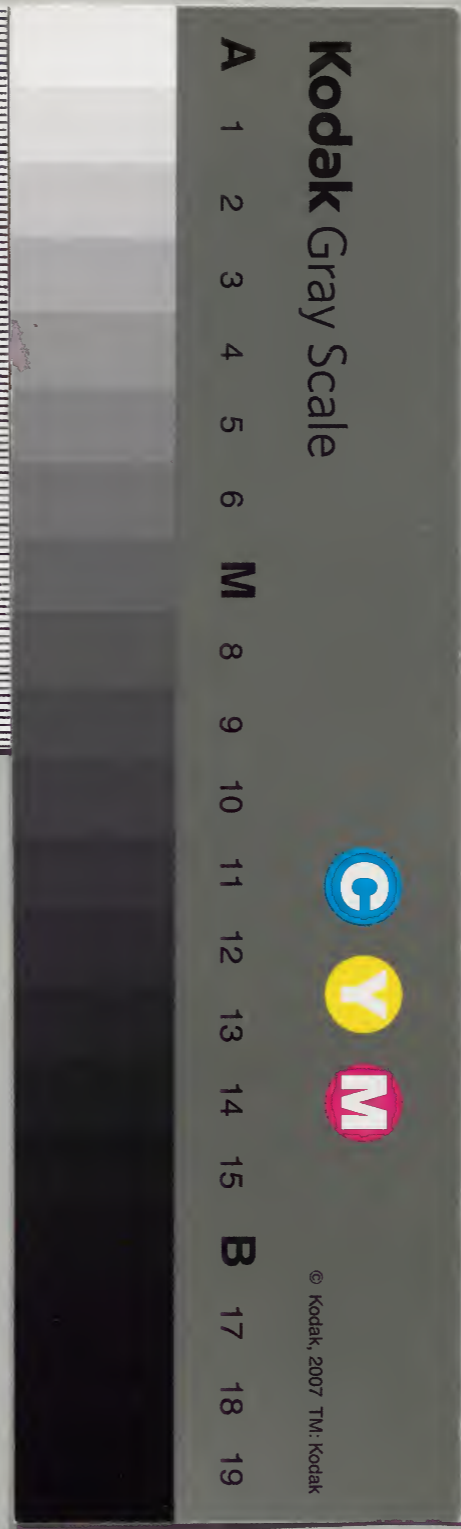
春秋經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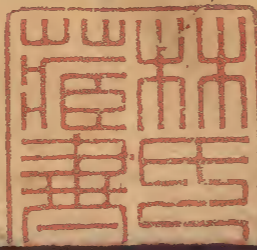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〇六	三九三	函號	類
一	二	架	冊
五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二〇六	三九三	冊號	類
一	二	冊	架
五	八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393 (301)
函號	369 108

共七十一





木訥先生春秋經筵卷第十一

淺草文庫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襄公

元年春

四年

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伐叛討逆霸主之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為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而願奉其役也然魚石之在彭城實楚置之以逼宋前年伐宋取彭城也則彭城非宋之有久矣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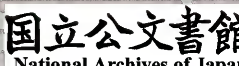
書之必繫之宋者正名定分如鼎取於宋必繫之
 郟名分正則天下定此春秋之教也齊國夏衛石
 曼姑圍戚不繫之衛而此圍彭城必繫之宋何也
 蓋圍戚者圍蒯聩也蒯聩雖見黜於父實衛之世
 子非叛人也則戚固其邑矣何用繫之衛哉彭城
 為楚所奪以封其叛人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
 受之楚是其邑本宋邑也故必繫之宋焉予奪之
 義於是甚明觀乎此而知聖人重名分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
 人次於郟

中國之伐鄭者屢矣必連諸侯之師扼之非以鄭

之疆大也畏楚也使鄭外無楚援則偏師可以入
 其郟何以多為今晉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
 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
 韓厥足以奪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
 鬪楚而不懼此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鬪其
 民也故聖人書伐書次美其得問罪之舉說者徒
 見楚師侵宋乃曰次於郟以救宋且楚至秋而後
 侵宋豈於此先次而豫救之不原所書之序矣况
 郟鄭地也豈次於鄭而救宋耶不足據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晉韓厥伐鄭所以撼楚楚壬夫侵宋所以救鄭晉



楚之謀交抗未可以彊弱判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

春秋之世厚同盟而薄王室豈獨斯時為然哉天
王崩赴告已及於諸侯則奔天王喪在所先也而
邾子來朝衛晉來聘蓋以魯君即位於今期年小
國宜朝大國宜聘也晉悼初立席未及温成公如
晉朝嗣君也今襄公即位不可以無報衛於魯為
兄弟邾於魯為附庸固不可無束脩之間也然天
王之喪豈反輕於魯乎聖人於此蓋有嘆也嘆天
下諸侯先同盟而後王室也故直志其事而諸侯

張昇

無王之罪昭然自顯此春秋之意也左氏乃以為
赴告未及是從而為之辭爾非春秋之意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非禮也

鄭師伐宋

鄭叛華即夷霸討屢及而不反晉為夷矣今又奉
楚命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鄭成為人固而不知機矣鄭蓋周室懿親中國禮
義之君也彼文公襄公不得已而之楚不幸無霸

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非以楚為可慕而甘於左衽也成公之初堅附中華而不叛若可尚者及為楚所誘一折而從之則至死而不反其間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而附楚如膠漆反受役於楚以戕艾中國彼蓋以附夷狄為得計也烏乎固哉卒之身死於犬羊之俗以胡禮瘞之中國同盟無一介之使以與執紼之末無足悲者其自取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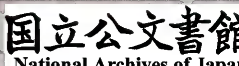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侵淺事也合三國之師於鄭郊而侵之要其服而已必非志於伐也說者以為鄭方在喪伐喪為不

義吾以為晉欲得鄭固無問其喪也鄭成終身陷於左衽而不反以楚之誘之也今新君即位苟一朝乎楚為楚所化則亦未易歸也故以兵侵之要其速從中國爾非伐喪也故不曰伐用師有名故書曰師若衛甯殖則將尊師少也故獨書將或者以為貶衛伐同姓晉亦同姓耳不貶晉而貶衛則春秋用法頗矣況晉主是役不貶主者而貶衛豈其理哉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也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謀所



以服之之術而已故冬再會于戚遂城虎牢也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以鄭僖初立儻一朝楚為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之也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間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勞哉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聘問常事爾在所不志所書者以叔氏起也叔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為卿至叔孫僑如其橫滋甚反譖公及行父於晉詭謀一敗匍匐奔齊叔孫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專

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文子為正卿而實耄矣故叔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將以漸而干政也且豹得臣之次子僑如之弟也今一出聘而明年遂同諸大夫之盟專兵專會復與季孟等而其專則自是為張本故聖人謹而志之學者不可不考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之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城虎牢是也圍宋彭城為宋治叛臣爾其利不及天下故係之宋遂城虎牢天下均蒙其安

非鄭所得專也故不係之鄭晉楚爭鄭五十年矣
 乍叛乍服惟彊是依鄭成一叛入楚晉厲敗之於
 鄆陵三合諸侯征之而不反蓋鄭入楚則楚兵將
 橫行於宋衛之郊鄭為華夷門戶不容不較也以
 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為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
 置今晉悼之興規規然求所以得鄭之策諸大夫
 謀城虎牢以偪之虎牢天下巨險在莊公為制邑
 至是為虎牢在漢為成臯而今之孟州汜水縣是
 也巖險聞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率十
 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既非鄭有鄭何恃以抗
 中國哉故兵出虎牢則直指鄭郊非特鄭無所恃

楚失之蓋亦恐矣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至八國
 之君同涖是盟而天下無兵車之役者凡六年則
 虎牢之城誠有功於天下也此聖人所以不繫之
 鄭歟凡外入人之邑書入取人之邑書取虎牢實
 鄭邑諸大夫城之不書入不書取蓋志於服鄭以
 安中國非為入其邑而取其邑也故獨以城書之
 聖人無私心原其情而已矣說者以為伐喪據此
 城邑而已實未嘗伐何得謂之伐喪書遂繼事也
 無褒貶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至是殺大夫者四惟僖二十八年得臣去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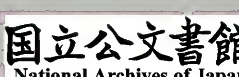


後殺宜申殺公子側公子申則與中國諸侯殺大
 夫無以異論者鑿之遂以別楚人彊弱且楚自殺
 其大夫何與彊弱得臣愚不知退而以取大敗楚
 之罪人也故以殺有罪而去族其他則否且自文
 以下雖諸侯大夫有罪無罪均不去族何獨於楚
 而疑之蓋自文而上權未出於大夫故可以去族
 論及專輒益甚則必以不誅誅之非徒貶其族而
 已此春秋之意也若曰楚之彊弱見於此臆度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也使吳楚合而從事於中國
 中國何以禦之今幸而參商二狄交攻固未暇及
 中國矣然稽其故則鍾離之會實有謀焉吳方伐
 郟入州來有戕艾中國之志晉厲率諸侯大夫會
 之於鍾離一會而吳無仇晉之心楚有忌吳之意
 故楚伐吳以其不與己而與中國也然楚之兵力
 既分於吳而不能專向中國此諸侯之患得以少
 紓吳既受楚兵則亦不能無求於中國故五年戚
 之會吳不召而至自是天下之勢遂成鼎足晉吳
 楚是也然吳既附中國則楚實孤終春秋之世楚
 無一日安枕者以吳掎其東也不然使楚無吳患
 專力以向中國諸侯其能久不左袵乎此吳楚相
 攻吾猶以為中國之福也

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文公即位三年如晉朝公及晉侯盟盟於國都也
 晉要之也襄公即位三年亦如晉朝公及晉侯盟
 於長檮盟於外也我欲之也公於此纔六歲爾安
 能欲盟哉相禮者求之也成公以僞如之譖沙隨
 之會不見行父執辱然魯實畏晉事之無怠也今
 悼公初霸襄公新立而朝之權實在三家相禮者
 疑晉狎公之幼有以窺魯也故請於晉侯而求盟
 焉此盟於長檮之意也不然晉悼之霸氣焰赫然
 要三尺孺子而盟之何其不武哉吾是以知此盟
 出於魯非晉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子光已未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悼公晉之賢君也即位之初民譽溢然桑陰不徙
 而成霸業然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
 已陳鄭違中國而即楚久矣厲公之威有所不能
 服今一興虎牢之役隻矢不遺而鄭來歸陳覲鄭
 之歸而已獨為夷心有所恥故亦遣袁僑如會焉
 一會而得二叛國其亦偉矣然鄭以君會而陳以
 臣至勢不可以君臣同盟故雞澤之盟以諸侯盟
 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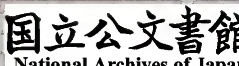
其正歟蓋鄭伯之來既與雞澤之盟矣表僑至而無以質之則懷附之心不固苟復自及其盟則表僑實伉而霸主之權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已之辱而僑無伉君之罪其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不達乃曰諸侯在而大夫盟大夫專也溴梁之會書大夫盟不先言諸侯盟則可謂諸侯會而大夫盟矣責大夫之專可也今日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書諸侯之大夫則大夫奉君命而盟表僑也何得為專戊寅之盟吾竊以為正然雞澤之盟則吾猶有憾焉齊威為葵丘之盟宰周公在是威公不敢盟

之書曰諸侯盟於葵丘周公不與盟也今悼公屈單子於諸侯之列固已伉矣而已未之盟不復異之遽與同歎此則非矣彼徒見翟泉之盟不殊王人柯陵之盟不殊尹單因以為常爾然不務學威公之正而從文公之譎襲厲公之謬此吾所以為悼公惜之若夫君以盟鄭之君臣以盟陳之臣則尊卑之禮較然無可疵者矣

秋公自至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晉既得陳鄭矣其比於楚者許也故夏盟陳鄭而冬伐許然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避之葉逼近楚



倚楚為重必不能近叛楚而遠事晉也惟晉能興
召陵之師以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征之無益矣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成歸而卒於中夏諸侯會葬之其賢於鄭成遠
矣

夏叔孫豹如晉

諂事大國以內固其寵爾非聘會之禮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成公之妾襄公之母也母以子貴故得以小君之

禮治之踰月而葬速也

冬公如晉

公比年朝晉畏晉甚矣公固幼未能有立所以然
者三家之意也

陳人圍頓

陳可謂不量力矣初脫左袵而從中國免楚之兵
幸矣而遽稱兵圍頓頓楚之與此所以召楚之師
乎故明年楚師伐陳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鄭僖新立雖與雞澤之盟而聘使未交

於諸侯故以發來聘然鄭成陷於楚不復與衣冠之禮而卒今僖公復歸而從禮義之風行聘問之禮亦足以榮矣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鄆微國也不能自通於霸主因魯而求通於晉故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非魯欲之鄆為志乎如晉也故不書及鄆志於如晉然叔孫豹豈能屈而會之乎故亦不書會非及非會俱行而已故曰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秋遂列於戚之會實魯致之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

吳晉將為戚之會未告期而魯衛實鄰於吳晉以其親鄰也故命以通好焉非魯意亦非衛謀謀出於晉也故不書會不書及而以協比為文卒之十四國之君俎豆於戚之會吳晉翕和中國以寧者魯衛之力也故善道之會無貶辭善之也

秋大雩

義同允三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失陳鄭勢也悼公方霸陳鄭何辭而不歸楚共真夷爾不達陳鄭去就之故乃歸罪壬夫以為壬夫侵之以致陳叛且壬夫不侵陳陳豈久安於左衽哉則殺壬夫遷怒也非其罪也故以累上之辭

書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於戚

鍾離之會書會以會晉率諸侯往會吳也戚之會不殊會吳晉兩欲而為是會也陳鄭既歸楚方內憤殺公子壬夫則將有事於疆場矣此晉所願交於吳也吳既與晉楚公子嬰齊嘗帥師伐吳此吳所以願交於晉也吳晉同欲交相求以為會焉故十四國之君歡然相躋於壇坫之間無不相下者矣此所以不書會以會也曰吳人非進吳便文爾不得曰吳鄆人也至祖之會則復書吳而已用是

知今之書吳人非進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公至自會而冬戍陳說者皆疑魯獨戍之魯安敢以寸兵抗堂堂之楚哉必不然矣其所以戍陳者諸侯同戍也戚之會既受命矣故至是而皆戍焉然則宜書諸侯戍陳而不書諸侯者蓋以怠於救患與城楚丘之義同不足以為諸侯之功故不書諸侯以示貶戍未反而楚伐陳則知戍之不力矣故不書諸侯豈不有旨哉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伐陳而諸侯救陳善救之也然不若力戍於未伐之前則楚不敢伐戍之既不力而救之益勞兵怠於初而勞於終吾見諸侯之左計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亦魯之賢大夫也蓋有季友之風焉孔子稱其三思而後行范文子道其忠良固不可以三家子孫目之也然居孟叔之間不能無固位保寵之心故柄及其子則專且叛矣雖然叔盱之賢而其子嬰齊橫於魯文子之賢而其子宿專於朝子

之不肖固不可以尤其父也然為其父之辱大矣是故君子重夫有子也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杞自入春秋至是始以名赴於諸侯而葬配以謚其初蓋微弱不能行其禮諸侯亦從而眇之葬有所不會至此始會之故書葬杞桓公

夏宋華弱來奔

從左氏之說則華弱懦而不武宋人逐之懦而不武解其職足矣何罪而見逐若見逐則宜書放之安得曰來奔來奔自奔也必有罪於宋內不見容耳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義同允二年

莒人滅鄆

棄近而圖遠背小而慕大取亡之道也鄆接於東海與莒為鄰協比其鄰以保社稷盟會有所不徵兵役有所不及不其裕哉乃哆然好高慕遠求於魯而通於晉終一列於戚之會且擠於吳人之下其亦何榮乃旋見滅亡宗廟不祀吾未見其利也然則鄆之滅其自取則宜書如梁亡之例安得書莒滅之此莒實滅之不得書鄆亡且梁之亡民先

潰而秦取其地爾故曰梁亡今莒不滅鄆鄆實不亡何得以自亡書之稽其所以取滅亡之故則忽近謀遠之故也故吾論之以為小國之戒然晉為盟主既受魯之託乃不能庇一鄆莒人滅之亦不能問烏在其為盟主也如此則小國何望哉鄆之滅為悼公之累大矣

冬叔孫豹如邾

魯大夫如齊如晉如宋如楚國是也如小國謀其私爾公孫茲如牟公孫嬰齊如莒與此叔孫豹如邾皆然也春秋諸侯以疆弱為判雖匹敵非報聘不往而況小國乎豹上結霸主外結附庸以內固

其寵爾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也父喪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不顧夫禮聖人志之以見世爵之過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為之矣三家之專其可忍哉左氏乃曰晉以鄆故來討故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滅鄆者莒也晉何乃責魯徒見滅鄆之後宿遂如晉妄附會為是說其實無義理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之謀萊久矣宣公之世嘗再伐之而未得閒迄是卒滅之書以爵甚齊侯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

邾蓋嘗婚於魯而尋出絕宣十六年邾伯姬來歸是也用是不通於魯邾雖微其國宜有典刑孔子嘗學官名於邾則邾宜知禮今而來朝克荷其禮也聖人蓋喜而書之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季氏自友及行父蓋君子也友之世存魯功在公室行父相三君妾不帛馬不粟無金玉

器幣蓋亦心於公室者也行父卒日未瞑不肖子宿世其爵利襄之幼而謀弱公室冒喪如晉諂事霸主以內益其勢也今又城其私邑禮大夫無百雉之城彼城其邑將何為哉至其子意如卒逐君專之原自城費始故聖人謹而書之以著季氏之張本

秋季孫宿如衛

公即位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既而公如晉者再大夫如晉者三而衛侯之聘則未嘗報也今七年而後季孫宿報之其緩可知矣衛雖弱於魯固不敢責報然亦疑魯之外衛矣故冬

孫林父來聘且要盟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聘所以結好盟所以質疑既好則有所不疑好而終之以疑非所以為好也凡來聘而要盟者均罪矣奉命而出聘不奉命而來盟出於際接一時之私詞有所不相下而質之於神耳且魯衛初無一毫之隙徒以元年衛人來聘而魯報之後是誠魯之責也然魯君實幼何以詰之今季孫宿報聘而反衛以孫林父來聘林父宜拜宿之聘而辭其腆魯之君臣非木石能無愧乎乃因聘而要盟焉吾

以為壬戌之盟無貳可盟者林父外要盟而內要功而已春秋之法在所不赦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伐陳而未得志今復整兵而圍之宜陳有所不堪故鄆之會陳侯逃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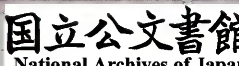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會于鄆謀救陳也救陳而陳侯逃歸陳安賴乎救之無其實者聖人不苟與其名故書會不書救不能救也然陳所以不能久固者以楚迫之也晉不能制楚雖救陳其能久留乎當是時楚所忌者惟

吳爾為晉之計不若東連吳以掎楚之右南合諸侯以角楚之左楚自救不暇固不能敵陳也如是則陳可以久安而無叛今安坐而待之楚兵至則姑出兵以示救之之意楚何畏而陳何恃哉宜陳侯不免逃歸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不幸而死于行亦偶然爾聖人亦即其實而書之初無褒貶三傳見其文之異因鑿生異說諸侯卒以名赴典冊之常使鄭伯而卒於其國則曰鄭伯髡頑卒足矣今不幸而死于行故首書鄭伯髡頑而繼書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鄆則辭乃



達所以首志其名者文之當然耳三傳不察其文
 謬以為遇弒且實弒而聖人書卒是春秋庶逆賊
 也安得為春秋趙盾許止實弒傳以為非弒此實
 非弒傳以為弒若從傳以求春秋則聖人經無一
 言為實此詭辭也吾切憤其用私臆以亂聖經願
 與同志者鳴鼓而攻之誠千世之一快也

陳侯逃歸

或曰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蓋疾晉之不
 足恃而閔陳之非得已者也鄆鄭地也諸侯救陳
 不即赴陳而會於鄭地陳既被兵不自固守而出
 會於鄆兩非策也諸侯既畏楚不進近會於鄭陳

且內虛無怪乎陳侯之逃歸也逃之為義亦賤矣
 陳將免乎逃之誅則曷若前日勿會既會則曷如
 今日勿逃二者均失也陳方受兵外遣使以告於
 晉內自守以待救至此上策也若既出會矣而諸
 侯無進意曷言於晉侯曰今諸侯不進而陳且內
 虛請歸以死社稷晉侯亦何辭以羈之初既不慮
 而出終乃不告而逃諸侯觀望不救罪不可逭而
 陳侯鼠竊而逃之庸為有禮乎鄭伯逃首止之盟
 陳侯逃於鄆之會均書曰逃賤之至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公前年會於鄆不至無辭以告廟也

夏葬鄭僖公

弑君不葬而此書葬亦足以見三傳之誣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

鄭人侵蔡非晉命也鄭意也蔡臣役於楚久矣中國不復問其去就今鄭人無故而侵之遂獲公子變見蔡無備也鄭為此舉內以媚晉外以招楚吾知之矣初雞澤之盟鄭至則陳亦至以陳鄭唇齒也今陳既逃而即楚鄭將從之則無覺而叛故伐蔡所以怒楚楚兵至則吾藉以叛晉也故冬公子正伐鄭而遂與楚成鄭蓋志於從楚故興兵役以招楚兵也不然蔡於鄭何嫌而伐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既失陳而為是會所以觀諸侯也而諸侯皆以大夫聽命惟晉鄭二君臨之晉之霸業墮矣豈以一失陳而遂為姑息之政哉襄成之霸諸侯不躬會則有誅今甘受其仇而不問何耶齊宋衛邾在所不詰而公既在晉乃委其君而會其臣無乃以公之幼而狎之乎襄公于時纔十有一政在三家而季氏尤悍悼公豈不知之宜與公為會而沮季孫之權則魯是賴今反置其君而獎其臣卒之季氏日彊而公室日衰職此之由故也憐其穉而會其臣豈曰愛之實禍之矣

公至自晉

至自晉而不至自會明公在晉而宿在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在魯之東介於海上有東夷之風焉伺隙而搏
嚙夷之常也前日滅鄆方伯不討鄰國不問莒蓋
得志今狎魯君之弱政令不一而窺我東鄙焉自
是而後世與齊魯交兵而不戢小國弄兵禍之招
也其被齊魯之伐非不幸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前年鄭人侵蔡以招楚師楚師果至於是鄭與楚

平以傳考之則前日伐蔡者子駟子耳也而今日
從楚者亦子駟子耳也用是知鄭之伐蔡蓋招楚
師也二子之謀蓋亦危矣使楚怒其伐蔡罄兵而
扼鄭不聽鄭平鄭其殆哉不若聽子產之謀專事
晉以抗楚楚遠而晉近遠者其能久暴師於外乎
深溝高壘以老其鋒楚其如鄭何乃區區召楚兵
而志於從楚其為謀亦左矣其後無日不被晉楚
之兵非不幸也不達去就之權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外災何以書於魯之策從赴也國不幸而災則側

身修行以塞天變赴於諸侯何益哉公羊以為為王者之後記異齊大災無乃亦王者之後乎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士匄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或以為成公母或以為成公夫人莫考其詳餘義

見齊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服人者必有安人之方為國者必定固國之策服人而不能安則人不久服為國而不能固則國不久寧晉悼期服鄭而不圖安鄭之方鄭簡為國而不謀固國之策吾所不曉也鄭蕞爾小邾晉合諸侯之師而扼之鄭宜必服矣然鄭既服則必求所以安之則鄭不叛今鄭纔受盟而楚師議其後鄭何能久服於晉哉晉苟能先制楚使無以加鄭則晉可以久得鄭而無叛也鄭介晉楚之間其為國固難矣然今日從晉明日從楚犧牲玉帛無日不勤宗廟神祇無日少安則亦何以自立哉必君臣合謀長慮擇其可從者而決從之兵至則告於所

從者以為援兵去則飾城以事所從者所從一定則外亦絕望而兵將不至矣然則為晉之計宜柰何必能東結吳以掎楚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縱兵以長驅於鄭郊則鄭可安而不叛矣為鄭計者莫若決背楚以與晉晉近而楚遠兵雖至必不能久遲於鄭吾求晉以援之曠日持久以老其鋒楚知鄭不可以俄而得則亦不復出矣今悼公未有以安鄭乃合十一諸侯之師以伐之鄭不能抗宜無不服也故同于戲之盟然徒盟豈足以安鄭哉口血未乾而楚師伐鄭則請成於楚矣及夫會吳於柤吳既內附然後再伐之鄭始如蕭魚之會而不復叛也及蕭魚之會鄭亦知叛服不常無以為國決於從晉者二十年而楚亦無如之何吾以是知服人而能安人為國而能固國然後為得也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鄭復為楚故柤之會鄭不在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柤楚地晉率十二諸侯會吳於楚地謀楚也謀楚則未嘗伐楚何以知其謀蓋謀制楚以服鄭而已不志於伐也晉楚爭鄭久矣晉屢得而屢失之不能絕楚之伐鄭也今吳方張與楚為鄰吳楚兩

相忌楚得吳則足以橫行中華晉得吳則足以斷楚右臂楚既失計吳已為晉所羈鍾離善道於戚之會是也然吳雖與晉蓋恃其疆大而不能為晉用晉獨會之以為掎角之勢而已前日伐鄭鄭既同盟而復叛以楚兵逼之也楚兵不出則鄭可久安故晉侯會吳於柤以示晉已得吳吳將援晉而掎楚楚謀出兵則懼吳襲其後而內有所忌然後晉得以服鄭鄭得以從晉而無楚患也柤之會吳既向晉故晉兩合諸侯而伐鄭鄭果如蕭魚之會而不叛者吳能掎楚而楚不敢伐鄭也則柤之會不為無益於中國而說者疑其率中國以會夷狄不會夷狄所以制楚而安中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陽祝融之後其國近楚晉侯會吳以謀楚是也遂滅偃陽則助桀為虐矣前日吳伐郟入州來其源蓋已駸駸蠶食也自鍾離既會而楚伐吳吳有所忌而未敢肆其毒焉今會之以安中國其利未見而小國被其滅害實先之烏在其為安中國也聖人書遂誅之深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然鄭叛華即夷內不

自愧又從夷以伐中國其罪可勝誅乎

晉師伐秦

楚鄭伐宋而不救乃罄兵伐秦已怨與人命孰重哉先已後人非所以為霸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蕞爾蠻邦乘人不意則肆其蠱毒前年伐我而我未有以報今復伐我而明日皆會以伐鄭真夷

狄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於是戍虎

牢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三子鄭之卿也盜一日而殺三卿鄭無政刑矣駢

秉政其責為重賢者當國精神折衝銷患於未形

駢執國權內有晉之討外有楚之寇朝南暮北罷

於奔命鄭受兵無虛歲外擾如沸鼎何暇治內哉

宜其禍生肘腋而不測也嗚呼此可以為菲才當

國者之戒

戍鄭虎牢

城虎牢不繫之鄭非苟為鄭也戍虎牢復繫之鄭志於得鄭也繫天下者以天下言之繫一國者以

一國言之春秋之意也城虎牢而得鄭者凡六年
 內外安之成虎牢而鄭果恐踰年而遂服則夫城
 之成之皆不為無益其成功有大小故聖人所書
 之法亦有所不一也然則孰成之伐鄭之諸侯成
 之也說者以為魯獨成之魯敢以單師抗楚哉蓋
 志事之體以序其間既書盜殺三子故不得書遂
 焉或者疑其不書遂因以為魯成之則誤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鄭中國也豈夷狄所宜有救善辭也豈夷狄所宜
 當以鄭與楚惡鄭也以救與楚病晉也晉以十二

諸侯臨鄭鄭可歸矣而黠然不反又成虎牢以偏
 之而卒無悔心是堅附於楚也故楚視之若已有
 焉然晉動天下諸侯不能制楚以服鄭楚得以單
 師直犯諸侯之鋒而救之其為晉之累大矣此一
 書救鄭愚以為惡鄭而病晉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作三軍

周禮封國之制大國方五百里魯以周公之功封
 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實五百里記禮者侈其事
 合附庸而言之也以丘甸之法考之甸出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魯五百里之國為地三百二十
 甸為卒二萬三千四十人甲士九百六十人合步

甲二萬四千人成公作丘甲甸增三甲為甲士三千八百四十人合舊制為步甲二萬七千二百四十人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則魯纔有二軍周禮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者舉成數以限之示無以踰斯限耳非實制也今作三軍是增賦而為三軍也故曰作作者是創作如作丘甲蓋前乎此無是制也以傳考之則季孫宿利公之幼弱作三軍以分公室三家各有其一則變亂周制之罪在所不問而分奪魯國之柄其可勝誅乎聖人書之蓋切齒於此矣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未能有立此必出於季氏然不從而遂不郊不復免牛免牲書曰乃不郊忿辭也餘義同成十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侵蔡在八年

左氏以為子展謀伐宋以致諸侯之師因叛楚以從晉理或然也前日謀叛晉而與楚者子駟子耳子國也三子既殺則謀必敗矣何者鄭謀叛晉而無隙則侵蔡以致楚師今日復謀叛楚而無故則伐宋以致晉師鄭人反復之計行之久矣疑左氏之言非誣也然謀歸晉而不能抗楚雖同亳城之盟及楚師出則復從而伐宋矣彼其連疾於宋所以憾晉望晉有以制楚而鄭得復為中國也故聖

人於侵蔡以致楚師則人之彼其為中國侵蔡疑可褒也而其意則志於致楚師以從夷故誅之今為楚侵宋以致晉師則名之彼其為楚而侵中國疑可貶也然其心則志於致晉師以從晉故予之聖人原情而已情善而迹惡不以迹而掩其情情惡而迹善不隱情而予其迹故侵蔡宜予而不予侵宋宜誅而不誅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鄭侵宋以致晉師晉師果至故同亳城之盟然晉未有以制楚楚且出而援鄭故復從楚以伐宋焉

嗚呼為鄭者亦難而為晉者亦勞矣然至蕭魚之會而鄭始服蓋楚亦知鄭不可力固徒弊師無益也故置鄭而勿問焉是豈特鄭之幸哉晉之幸多矣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於是投鄭計矣鄭嘗伐宋以致晉師謀叛楚從晉也楚不知察更以為利己今鄭既受晉盟楚師又出鄭因逆之兵不加鄭乃復比之以伐宋焉不知鄭從己伐宋非利楚也復招晉兵也故晉兵再出則鄭如蕭魚之會楚人覺之故執鄭良霄以其

賣已而與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服人之迹者迹雖至而心不懷服人之心者心既悅而迹不顯鄭伯乞盟陳侯如會服人之迹者也迹若服而心則異聖人亦著其迹而已不保其心也會於蕭魚服人之心者也心既服而迹不露聖人亦書其心而已不顯其迹也或者見春秋無如會乞盟之文因以為未得鄭是求其迹而不察其心不善學春秋者也悼公之所以服鄭蓋亦勤矣三年之中五合兵車何晉之速于得鄭哉蓋鄭在

楚則楚患深鄭不歸則兵不息必得鄭以為外禦則中國諸侯然後得以安枕無虞也然鄭自子駢之死君臣皆有歸晉之心而所以不得久為中國者以楚躡其後也戲之盟亳城之役既服而復叛以楚逼之不置耳悼公知楚之遠於鄭故屢出而屢擾之楚知鄭終不能久為楚也數發應兵不勝其疲故亦置而不問焉而鄭亦決於事晉兩犯宋以致晉師藉諸侯之兵叛楚而為晉也則鄭之服亦豈迹來而情貳者哉蕭魚之役楚疲於外鄭服於內故寸兵不折而鄭自歸隻牲不敵而鄭不叛書曰某侯某侯伐鄭會于蕭魚而鄭默與其列其

餘二十餘年鄭不復叛而楚不復伐則悼公所以制楚服鄭之功豈不於威文耶彼區區求鄭於如會乞盟之間者豈足以識悼公之謀而察鄭人之心哉深於春秋者當有以辯之

公至自會

亳城之盟至自伐而蕭魚之役至自會亦足以知其以會為功而不以伐為功也則諸侯之師蓋陣而不伐歟觀乎此益見悼公之功不戰不盟而服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稱行人將使命於楚也鄭既從晉矣將命於楚何哉告絕也故楚子怒而執之然執之行人何傷哉適足以張楚之虐而昭鄭之誠也故書人以執所以著楚之虐歟

冬秦人伐晉

報十年之役也晉伐秦書師秦伐晉書人均私憾也師晉所以存霸主人秦所以抑夷狄然原其兵端則晉實首之則夫晉書師亦非襲也乃所以重其過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莒葛爾蠻邦五年之間三伐魯魯奔霸主之命未

暇治莒也。更以為得志，直圍魯邑，其可忍哉！故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忿兵也。雖台之見圍，不可以不救，而遂入鄆，則非所謂義舉。使救台而莒兵退，反命於君，請兵以伐莒，詰其鼠竊侵陵之罪，則於君為忠。而於莒為義矣。雖然，襄公幼弱，季孫宿方橫於魯，尚何以責之？聖人不責忠義於宿也。直誅其專而已。故曰：遂入鄆，疾之也。穀梁曰：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固非君命。然其救台，吾亦未保其命出於君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晉以聘問，維諸侯薄往而厚來，霸者之術也。故冬

公如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楚不書葬，非魯不會也。聖人削之，避其號耳。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以鄭不可得，故侵宋。所以憾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拜士魴之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郟

郟，小國也。內諱滅書，取視若己地而取之，諱之適所以張之也。此所謂隱而顯者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既仇中國而赴於諸侯所以卜諸侯之去就而要其會葬也然諸侯既堅附於晉豈能違晉會楚葬哉晉亦疑之故春為向之會

冬城防

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是也今之城疑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而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用是知城防以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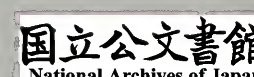
悼公率列國而會吳者再十年祖之會諸侯親之於時楚爭鄭方熾晉未得鄭所以望於吳者重故親會之以要其掎角之援今晉已得鄭諸侯安謐而晉將西伐秦則疑楚乘虛而議其後也故復會吳於向然伐秦不若爭鄭之為重故以大夫會之而已用是知晉之會吳非苟然也悼公賢君豈安於事夷狄哉內有所賴勢不得已也諸侯大夫或人或名非褒貶書人微者爾然微者而加於大夫之上蓋以國爵為齒不以大夫為重也說者皆以仲嬰齊為公孫嬰齊誤爾吾前既辯之今叔老者

以為嬰齊之子不知仲嬰齊之子耶抑公孫嬰齊之子也吾既考公孫嬰齊乃叔盱之子則叔老疑是叔盱之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也則叔老乃公孫嬰之子叔盱之孫明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自厲公始厲公一用之幾於失諸侯蓋王者不作諸侯不得已而從霸諸侯所以屈己而為霸主役者以霸主用諸侯之力足以安諸侯而已故雖為之用而不懟以公用之也

今以霸主之勢脇諸侯而私用之諸侯其果恣然忘諸心乎宜其一用而諸侯離也悼公之為人萬倍於厲然力不能制欲而襲厲之非雖伐秦之役諸侯不親而大夫之出蓋亦用其國之兵力矣諸侯能無貳乎故冬為戚之會大則齊不至小則曹薛滕邾不會矣吾用是知私用諸侯非霸主之利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則夫伐秦實利於晉然於霸不能無害也則是晉不圖霸則已晉將保其霸業其可私用諸侯乎以輕重權之服一秦孰與於服諸侯哉釋秦而結諸侯為晉之利大矣悼公必有以悔之



己未衛侯出奔齊

聖人治春秋諸侯每於篡亂之際致其誅而無道在所後焉衛侯朝出奔齊書名而行不名者吾以是知聖人罪篡亂為重也衛侯朝讒佞而得繼統其得衛固久矣及左右公子責其讒佞之故而迫出之是亦逐君也而春秋於朝必名以朝之所以得逐者篡亂之君與鄭突蔡朱之出同今衍之出以左氏觀之固無道矣而實非篡亂之君也故不名然衍之奔實孫林父甯殖逐之春秋不書孫甯之逐而以自出為文此所以正君臣之義雖無道不得而逐也然于衍不名則逐之之罪隱然自見矣此又所以隱誅孫甯歟

莒人侵我東鄙

季孫宿入鄆非兵首也而莒猶以為憾侵我東鄙報入鄆之役焉彼夷狄之酋安辯曲直之理哉至十六年魯訴於晉溴梁之會晉人執而釋之然後少悛故二十年為向之盟而魯始無東鄙之患則戎狄之情非威無以制之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康即位修先君之怨於諸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於中國者吳實為之梗也故置宋鄭不問而首伐吳焉今伐而未得吳故二十二年親伐之其所以

仇吳也深矣彼所以深仇於吳者以吳為中國援而楚不能逞也則康王之謀尤出共王之上矣吁可畏哉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邾人于戚

戚衛地諸侯大夫會于衛地以衛有逐君之罪也孫甯逐君而剽篡立在王法所當誅晉為霸主合諸侯以問其罪正也徒為是會釋賊不誅反定剽位何賴於霸主哉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晉厲公會諸侯於戚執曹伯以歸京師諸侯震懾今悼公釋剽不執反定其位不及厲公遠矣踰年剽遂列於溴梁之會其何以示諸侯哉然則諸大夫宜書人而不人蓋悼公賢君而使大夫定篡君之位責在悼公爾不人大夫則其罪有所歸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劉

來聘而求盟者五惟此書地不地者盟於國都外來求盟也書地者盟於外內欲及盟也公有悅於宋故出國都而與之盟焉夫盟所以質疑宋魯未嘗有纖隙何盟之有然宋魯雖協和盟會征伐無不同而聘使之勤則惟二年叔孫豹一如宋而宋未有以報也魯弱於宋固無敢責報而於心不能

無憾焉向戍之來必有謙辭以悅魯而魯亦德之
故既聘而公出盟之盟無嫌而已故盟意不在宋
而在魯也然魯地無劉劉乃王畿內之采邑吾意
經文繼書劉夏逆王后於齊其字相連屬後世傳
之誤爾孔穎達以為魯城外之近地而不指其處
亦意之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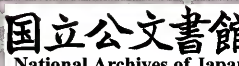
王婚于齊魯主之也婚禮無赴告之義魯非主婚
則逆后之事無以書於冊然逆后而無其故春秋
亦不書矣今劉夏逆王后於齊其故安在方魯主
是婚而為王娶齊於時齊蓋貳於晉也前則戚之
會不至後則溴梁之盟不與魯方篤於事晉其何
以處之為王絕齊婚則負罪於齊為齊成王婚則
得罪於晉故於其逆后也俾殺其禮而以微者行
內以求媚於晉外以羈縻於齊然齊方女於王所
以倚王而抗晉今魯薄其禮賣齊以佞晉齊侯憾
焉故春逆后而夏有北鄙之伐也其事隱其義彰
非深於春秋者不能考也說者以為逆后必以三
公以士非禮也徒知其以士而不知其以士之故
惟王當粗識之以為王畏晉而不敢備其禮若備
禮則晉將移怒於周然此亦非也悼公賢君彼即
憾齊亦何敢抗周以干大逆之名哉然王亦何畏

於晉王雖微實諸侯之本晉雖怒其敢逆周乎必不然爾不知王之不得備禮者意出於魯故齊雖忿而不加無禮於王特仇魯而已觀夏有伐我北鄙之役則齊之憾魯有由矣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自靈公以來實睦於魯即位之初首來媵之魯以僑如往聘成公遂婚於齊其後盟會征伐無不同也襄公即位亦無忘先君好今無一毫之隙齊侯伐我北鄙且圍成魯何負於齊哉徒以為王主婚王后之逆不以三公以微者來逆則失禮在王王自卑而已齊亦何責之有然命不出於王而出

於魯畏晉而俾王以微者行齊侯非無心腹腎腸能無忿乎故稱兵以遽疾於魯也不然齊何慊於魯而伐之哉公救成所當救也然至遇而止則有說焉公追齊師至鄆弗及是公自弗及也今救成至遇蓋有以止之者矣公即位於今十有八年血氣方剛勇於必勝然於時三家方張懼公能自立武功則不利於已故止之於遇也公止於遇而繼書季孫宿叔孫豹城成郭非三家止之而何文既顯而義亦著此不待深考而後見者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城邑未有言郭者郭郭也郭謂官司之守而已城



寘官司之守而不及其鄙則北鄙之民未保其無
 恙也故明年齊人復伐我北鄙二大夫之意蓋將
 止公之勝而假以為辭爾曰城此足矣齊不足畏
 也豈慮其示弱以招寇哉二子為己計則深而為
 國計何其踈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固魯之附庸叛已而附齊而齊伐我北鄙而邾
 伐我南鄙自是屢為魯南鄙之患雖見執於晉而
 不已彼豈敢抗晉哉倚齊為重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室中饋三卻誅厲公弒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
 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為圍宋彭城而
 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鄭陳外抗彊楚內通東
 吳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敢叛雖召
 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
 上襄成靈厲有慙德矣以傳觀之悼公之所以成
 霸業者抑亦內外兩治者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
 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
 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
 不偏官民無謗言所以復霸諸侯若傳果無溢美
 則悼公直出威文之上然孔子稱威文而已言不

及悼公則傳之辭未必皆真實語然借使得其二
三亦知悼公為賢主矣至於屈王臣以同敵於雞
澤用諸侯以報怨於秦則亦未逃末習歟惜哉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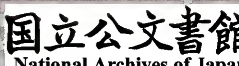
左綿 趙 鵬飛 企明

襄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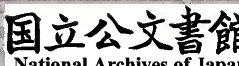
君之所以立國者在權國之所以立權者在信權
存則國存信去則權去溴梁之會諸侯會而大夫
盟信在大夫也信既出於大夫權復何有哉雞澤
之盟諸侯既盟而袁僑至不盟則陳有所不固盟
之則臣不可敵君故以大夫及盟雖大夫盟之而



命出於諸侯故曰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十
 一國之君會於溴梁諸侯不敵而大夫相與為盟
 是信不在君而在臣也故聖人不書諸侯之大夫
 直書大夫盟焉一國之信不出於君而出於臣其
 國可知矣於時晉權漸移於六卿魯權日入於三
 家齊權屬崔高衛權在孫甯宋權歸於罕陳權歸
 二慶曹莒邾杞從可知爾權既移於下宜信之不
 在君而在臣也藉使君交盟而臣不欲則不保其
 無寒故寧聽大夫之欲而俾自盟焉則其信可必
 也噫平公承悼公之烈固可以因時而有為今衰
 經之中為是盟乃挈霸權以歸大夫何以示天下
 則平公之威今不及悼公遠矣其後杞之坑宋之
 盟凡大勲庸皆出於大夫平公不與焉原其失權
 之漸蓋自此始是以聖人謹之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莒侵我者三邾伐我者一魯訴於晉晉平方圖霸
 加惠於魯首治莒邾則文告而責之不改則偏師
 以問之不悛則執之以歸京師聽命於王可也今
 以一言之訴遽執二君不歸京師而繫囚以歸豈
 曰霸討哉故曰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然莒邾雖
 見執而明年邾人伐我南鄙則彼雖綿力亦有所
 不服也嗚呼舉而不義則見侮於孺子人不可以



不義動也而況霸主乎宜莒邾二君雖執而不屈也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為鄭所虐遷於葉以逼近楚倚楚以避鄭遷葉之後未嘗與中國會盟襄三年晉荀瑩伐之而不可得蓋附楚為固也然中國失許實鄭之尤今晉不察復聽鄭伐許是從鄭之虐何益於晉哉故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許故也然則伐許適所以招寇非中國之利悼公在位十有五年置許不問非棄許也以為得許無益而徒犯楚怒為宋鄭之患也今平公投鄭伯之諛摟四國之師以疾許果得許乎吾見其無得而多失矣鄭序晉上大夫不可以加君也四國皆大夫而鄭獨躬行則伐許之意出於鄭可知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齊再伐我而未得志而今復圍成齊之憾魯深矣蓋以劉夏逆后有以輕齊而又執邾子忤齊多矣此所以憾魯深也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之見伐也故十八年晉率諸侯圍齊魯故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陳哀逃歸堅附於楚今十年矣諸侯所當征之則
宋人伐陳宜予而不予何哉蓋宋能告於晉以霸
主合諸侯而問罪焉則用師有名陳何敢不服今
宋出其不意而伐之是利其所獲而已非用師之
道也故書曰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賢方伯在上諸侯無敢妄加侵伐衛無故而伐曹
晉之累也故明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侯再歲之間伐我北鄙者凡三而圍成者再焉
今又君臣分兵一出而圍二邑齊之不道亦既極
矣隱十年翬帥師會齊鄭伐宋公敗宋師於菅取
郟取防臣伐其東而君敗其西雖內惡聖人歷書
而不諱疾之也今齊侯圍桃而高厚圍防其惡與
隱翬同聖人其遂赦之乎故一書齊侯一稱齊高
厚見其一舉而兩伐也其為謀亦毒矣然魯嘗以
叔孫豹告晉而晉不出且坐視其圍而不救其救
患不亦緩歟此亦足以見晉之怠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奔而奔其君之讎知不容於國且疾其君矣君可疾乎然以累上之辭書之者君必有以致其奔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叛魯附齊伐我南鄙魯訴於晉晉嘗執之今輕既卒悼公新立以先君之怨在魯復伐我南鄙魯復有言故祝柯之盟晉又執之懲不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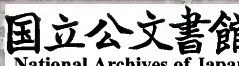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夷狄之君非知禮者故不曰朝不能朝也其義同介葛盧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石買無故而伐曹曹訴於晉罪在所當問然以行人執之則非其罪矣何則買之得罪於晉以伐曹也而買之見執則聘晉也罪在伐曹當於衛討之其奉使來聘有君命焉君命何負於晉而晉執之故書人以執而復書行人執之非其罪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齊四年之間五疾於魯魯何以堪之魯弱於齊故不敢敵獨無霸主乎哉且齊疾於魯實憾晉也憾晉而不加兵於晉故伐魯所以激晉也初魯以晉故俾王以微者逆后於齊則怨固在魯而怨端則



生於晉也故魯不能敵則必以告晉焉冬晉合十
二諸侯以圍齊魯故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齊雖魯之讎而實天王之婚彼其四年之間五稱
兵於魯是誠可疾也而靈王實婚於齊雖伐齊無
損於王而投鼠忌器君子有所不敢然則為晉計
者奈何必將兩治齊魯然後為義何則魯之所以
得罪於齊以薄王后之禮佞晉以賣齊也若然則
魯亦為王之罪人彼齊伐之是欲以王誅臨之也
以公天下之心責齊魯則魯在所誅齊在所伐何

則魯畏晉而薄王后之禮是直欺王而侮齊也侮
齊固所不問而王可欺乎然魯欺王之罪王不能
問侮齊之故齊其能忍哉故勃然一怒則兵屢扼
於魯也今晉侯能公行霸討必先執魯侯歸於京
師治其薄后禮以欺王之罪然後請王命伐齊問
齊專兵以虐魯之故則齊魯之罪兩得而天下服
矣今以魯為齊所虐合諸侯而圍之是欺王之罪
不問而伐魯之虐必誅後王室而先與國吾不保
其為公也且圍未有書同者春秋連諸侯而圍者
四圍許圍新城圍宋彭城與此圍齊是也惟此書
同圍晉以魯故合十二諸侯以圍齊所讎者惟魯

爾諸侯於齊無憾也晉以霸主之力而疆脅之其
 閒蓋有上忌王婚下畏齊疆而不欲者焉故書曰
 同同者有所不同也說者見諸侯同疾於齊而不
 稽其故則曰齊為不道而虐魯諸侯共疾之耳疾
 齊者魯而已諸侯何慊哉春秋之法定其罪之重
 輕以代王法苟不考其故則何以定其罪今置魯
 而獨治齊齊果肯服乎吾故兩考齊魯之罪以明
 春秋之法非臆度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從晉伐齊楚乘虛伐鄭夫所以從晉者於鄭無
 絲毫之益而內虛招寇乃鄭心腹之害聖人書楚
 公子午伐鄭責晉而憂鄭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伐而復盟者疑諸侯之貳也伐鄭同盟于戲伐鄭
 同盟於亳城北以鄭受盟也今齊固不受盟而諸
 侯自盟何為哉愚用是知前日圍齊有不同欲者
 矣以不同故書同以譏之不同欲而強同則疑諸
 侯之離故於是盟之以為晉巧於用諸侯則然耳
 以為得諸侯之心則未也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

晉之所以惠魯者厚矣湟梁之盟執莒子邾子者

魯故也合諸侯以圍齊者魯故也祝柯之盟再執
 邾子者亦魯故也晉所以厚恤于魯者以魯數被
 齊莒邾之兵有所不堪焉其為魯之賜則大而於
 天下之義則隘矣前日執莒邾同圍齊吾既言之
 今日之再執邾子尤非霸討也邾固不宜叛魯以
 與齊比齊以伐魯及魯告晉而興圍齊之役邾復
 懼而從之反復齊魯之間是誠可責也然晉既同
 之以圍齊復盟之於祝柯以兵則從以盟則受邾
 之罪亦可赦矣今既盟而執之庸為霸討乎人已
 服而治之君子謂之虐況執而奪其田其何以令
 諸侯故聖人惡之書曰晉人執邾子而繼書取田
 之事其惡自見矣

取邾田自漵水

取汶陽田不繫之國明魯田也取邾田自漵水繫
 之國明邾田也內自取田曰取內取外田亦曰取
 此則有說矣吾於成三年取汶陽田既言之然晉
 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其虐深哉而魯因人謀利
 圍人之國執人之君取人之田其虐益出晉侯之
 上其惡可赦乎聖人顯則誅晉隱則誅魯其義見
 于言意之兩閒矣

季孫宿如晉

宿一出而聘晉其亦怒矣晉動天下之力為魯而

已溷梁之役執邾莒祝柯之盟同圍齊既而復執邾悼公奪田以餉魯晉亦寵哉魯何以報是賜也一季孫宿之聘空魯國之半未足為腆彼何以為禮耶嗚呼以利濟利者春秋之時晉固不施無報之恩也不然漸水之田豈久為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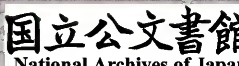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鞍之戰以七大夫伐齊齊頃折服以國佐乞盟蓋頃公之所以得敗者實得罪於諸侯既敗則不能不服也圍齊之役以十二諸侯環其郭靈公不屈今復伐之蓋靈公之所以讎魯者實有其故故雖

圍而辭有所不服也動而不義雖以天下之力而扼孺子孺子有所不屈而況齊大國乎彼晉為霸主亦不知自反矣今衛之伐齊晉命也晉之疾齊魯意也前日合諸侯為魯伐齊其亦愆矣而魯不釋季孫宿如晉而衛孫林父復伐齊晉必受饋于魯而命衛也饋則晉受之兵則衛餉之晉侯用衛兵以償魯饋何衛之弱而晉之彊魯之逞而齊之屈也吾於此竊見齊衛有所不平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聖人樂與人為善所以進小人於君子之塗故於



春秋寸善必張之非苟誅惡以絕人為善也晉士
 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非徒為善於身其所以成
 君身之善大矣且晉平以魯之故再扼於齊固已
 不義矣今又命士匄侵之士匄至穀而齊侯環卒
 儻匄以奉命為固而伐齊喪彼其反晉復何以示
 諸侯而霸中國乎故聞喪而還則使人知晉平為
 義不伐喪也其憫齊之心在所後而愛君之義為
 何如哉此聖人不書復而書還予之也穀梁不樂
 成人之善乃責其專大名且匄聞喪不伐以為專
 名使冒喪必伐反為愛君乎借匄之未出兵已聞
 齊侯卒不辭君命而行至穀而反則可謂以惡遺
 君而自取善也今至穀而後聞喪遂反而不伐以
 置君於善彼其為心宜非春秋之人也其可無褒
 乎小人穿鑿以擠人於惡是非聖人之心君子不
 取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之權臣曰崔高二彊相扼崔弱則高抗高懦則
 崔專各相持以角勝負今高既以罪誅則齊之權
 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也然則高之
 殺何罪哉傳以齊靈廢世子光而立少子牙高厚
 傅之崔杼立光殺牙以及厚則厚之殺靈公為之
 也故以累上之辭書之然崔之謀高久矣逢其間

而得厚之死蓋崔之幸而齊之禍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宣成以來諸侯之殺大夫者例多以國殺為文而大夫見殺者亦鮮去族蓋自宣以降大夫日張盟會征伐往往專之諸侯視以為常置不問也故橫逆以生或賣友以自售或爭權以相攻或陷人以利己其見殺雖出于自取而探其原實君有以致之故多以累上之辭書之而不去族蓋以不誅誅之也公子嘉鄭之柄政者彼其見殺必有以偪而攘其位者矣其善惡在所不必考觀聖人以累上之辭書褒貶自見矣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備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城武城

士匄不伐齊喪而還齊人德之因與晉平故春為澶淵之會魯懼齊晉合則有事於疆場故會士匄于柯以卜齊晉之成齊晉果平歸而城武城備齊也古之為國惟以德和鄰則內外無患以勢怒鄰者勢去而孤立則儼然如不終日魯初倚晉以抗齊勢固張也一日晉與齊平則何以倚重哉故今

日會晉明日城武城不勝其勞且拙也為國而若此庸為國有人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數侵我南鄙魯誅于晉故溴梁之會晉執莒子

魯故也今齊晉既成魯勢孤立宜有求于莒莒人

亦欲平焉故會盟于向莒魯以平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君子不責至和於乖爭之時不責至治於傷殘之

世乖爭之時而少和傷殘之世而粗治則亦春秋

之齊韶也齊魯自圍成之役五年之間干戈不息

齊之伐魯者五晉衛之伐齊者三爭錐刀之隙者

齊魯而已而小大諸侯怙黨反攻生民為之不安

齊靈公卒晉士匄聞喪不伐振旅而還齊人德之

求成于晉晉為合十三國之君歃血于澶淵小大

協和疆弱相比天下之民賴以少安雖不足以語

至和談至治而寢兵息民聖人實喜之故爵列以

序無貶辭焉聖人豈苟予齊晉哉幸天下之民得

小康也

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襄公不綱諸大夫暴橫不顧一毫之義肆其無厭

之逆有王者作必將噍其類而廓清之然後魯得

以寧天下從而治矣五年之間紛擾天下鬪亂諸侯者皆魯大夫為之佞晉以賣齊俾天子逆后不能備禮者魯也齊用是疾于魯伐魯者五叔孫豹如晉乞師晉為之動天下之兵以報齊執莒子執邾子侵伐齊魯大夫媒之也今幸齊靈即世莊公不念舊惡屈己以與澶淵之盟天下諸侯方有安靖之漸而口血未乾仲孫速淺淺小人首叛盟以伐邾復兆兵于天下可勝誅乎且邾再伐魯而再受執亟割地以塞虎兕之口蓋示弱矣今又伐之何名乎襄公庸弱在所不責而可重戮者速也春秋書伐邾之事豈特為魯誅速哉為天下誅兵釁也速蔑之子

蔡殺其大夫公子變蔡公子履出奔楚

八年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及是見釋而歸蔡侯殺之歟左氏載文侯欲事晉變不欲故殺之其事于經文不順吾不欲信之若如左氏所言則經文當書蔡人殺其大夫公子變以殺有罪書之不應以國殺為文也以國殺為文罪累上也變之敗而見獲非不用命鄭出其不意而偶獲為變者特欠蔡侯一死爾今見釋而歸卒於見殺則變為無罪而蔡侯實失政刑故以累上之辭書之變殺而履奔則履者蓋變之黨也然不奔中國而奔楚從楚

之久安於夷耳若從左氏之說則於經無所考故
吾以經文為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慶氏專陳執其國命陳侯手足之親不能自庇其
橫可知矣黃之出奔二慶逼之也二十三年陳殺
二慶黃復歸陳則今之奔也二慶逐之審矣陳哀
暗弱權移慶氏黃其弟也不能保其安危則國可
知矣書曰陳侯之弟罪陳侯也說者見其奔楚乃
曰陳有二黨慶氏謀歸晉黃欲為楚黃不勝故復
奔楚且陳自于鄒之會逃歸死附于楚安有與晉
之謀徒見黃出奔楚意之耳

叔老如齊

齊魯既同澶淵之盟故使叔老如齊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宋向戌來聘于今五年而魯始報之文襄之霸使
諸侯三歲一聘五歲一朝今是法墮矣諸侯交鄰
之禮益疎非有朝夕之急不朝不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晉悼公之霸公凡四如晉皆三年一朝之禮也平
公立於是六年公始一朝之然悼公之世魯無求
於晉而公屢朝之平公之世求於晉實多而一朝

之何哉蓋悼公之霸仁而有禮魯大夫未敢橫故
 事晉之禮必公親之平公暴而無法即位之初吳
 梁之會首以大夫盟故魯大夫亦從而熾事晉之
 禮出於大夫不以公為重也故言齊之見伐則叔
 孫豹如晉拜圍齊之師及邾田之賜則季孫宿如
 晉公在所不得與也而晉亦聽於大夫而不聽於
 公公之朝不若大夫之聘也故公之如晉者一而
 已用是亦足以見大夫日彊魯君尸位耳然晉不
 重其君之朝而重大夫之聘其霸權蓋可知矣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之叛臣盜漆閭丘以來奔庶其在不治
 而魯之誅則重也魯以周公之後周禮在焉乃為
 逋逃主以招聚叛亡周公之辱大矣人之為盜君
 子有所不責而藏亡匿死為盜之庇者世共疾之
 何則盜無以匿則亦不敢為盜爾邾蓋魯之附庸
 魯不能撫叛而附齊魯常伐之而不反蓋以魯為
 不足事也今魯誘其叛人竊其封邑是教人為盜
 爾魯方以得邑為利而吾竊為魯羞今有千金之
 璧而得於盜君子斥之蓋用是以污已則已無以
 為人於漆閭丘何有哉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
 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匪為賊淵吁可
 嘆哉周公有靈蓋憤惋於九泉聖人忍不為周公

誅之以快其在泉之靈乎故凡書庶其牟夷黑肱之事蓋為周公誅不令子孫也若庶其者是乃無足誅者耳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晉自是六卿日張交忌相併欒盈逼於范氏憤而出奔蓋將倚楚以入叛也晉之所忌者惟楚而盈奔於楚為謀蓋毒矣卒之入於曲沃據邑以叛其亦有所恃哉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氏以為錮欒氏且一大夫出奔動天下諸侯以錮之則欒盈蓋大慙也盈亦何能為哉蓋懼其脇楚以入爾彼其合諸侯張中國之勢以攝楚而已杜以為禁諸侯使不得受盈盈知諸侯皆晉之與不足恃也故奔楚豈復自楚而反求諸侯乎諸侯惟齊為不足畏晉魯宋以下皆受晉役安敢抗晉以納其叛哉則合諸侯不為其納盈也大中國之勢以怖楚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

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晉以一大夫奔皇皇然求於諸侯惟懼其或容之
以為晉患其為謀亦踈矣使盈而賢也必不讎君
以謀叛使其愚也雖得所託亦何能為內有以備
之俟其至而徐制之蓋亦未晚何至闕然動天下
諸侯以錮一匹夫哉此適所以張其勢而益其叛
心自示弱而已吾用是知晉之無謀也卒之盈之
復入楚亦不佑諸侯不與以匹夫之愚直投陷穽
不崇朝而死使晉初不為商任沙隨之會以坐觀
其變彼將曲沃亦不敢入矣胡能叛哉故入于曲
沃聖人不書叛以其無能為也則夫今日之會徒
勞諸侯無益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

杞伯句卒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庶其之來魯寵安之宜畀我之
繼至也招叛人以容匿之何以詔百官抑亦三家
方張封植其類歟襄公庸暗固所不察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哀庸暗不君權歸慶氏前年逐其弟黃黃訴於楚以楚之力乃能殺二慶以歸其為國蓋亦危矣以君之弟而逐出則陳哀僅免為衛衍魯昭蓋亦幸矣今能殺二慶則黃之謀而楚之力也不然二慶夫豈遂延頸受戮哉以累上之辭書陳侯有以致之也書及者職有尊卑罪有大小以大及小以尊及卑爾二趙三卻不書及敵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書自楚楚有力焉既因楚之力以殺二慶則其反也可以優游無患故書歸出稱弟入稱弟不失弟之道黃不失弟之道則陳侯為病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欒氏之邑盈復入晉不能入乃入于曲沃以叛不書叛不足以叛也是乃愚而已負逆君之罪身行半天下諸侯不納楚人不佑尚入于曲沃恃區區小邑以抗晉其愚不可及也卒之晉人攻之束手受誅曰晉人殺欒盈不曰于曲沃盈不能有曲沃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衛諼也伐晉正也以靈公之世衛孫林父嘗為



晉伐齊故伐衛以報林父之役特以士匄不伐齊喪實有德焉故莊公即位姑與晉平及是幸晉有藥氏之亂復伐晉以報平陰之役不修澶淵之好而修平陰之怨莊公之為人是亦好亂樂禍者哉宜其不善終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晉所以賈怨于齊者魯也晉為魯合諸侯以報怨實於晉無益也今齊因晉亂以報圍齊之役魯可無救乎則魯之救晉勢也非賜也然齊疆而魯實弱畏齊而不救則負晉冒敗而直救則傷魯故出師而以救為名實不敢救也次于雍榆觀勝負爾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先次後救于時蓋狄未伐邢也齊威出師以備之而已故先言次而後言救非怯也狄未至也今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先言救而後言次晉已受兵徒示救之形實不敢進也其事既殊故書法亦異蓋亦書其實而已然魯既不敢加齊亦不敢負晉為魯計者乘齊侯之出齊國內空而魯於齊為切隣魯潛師伐其東鄙則晉不勞而解且有伐齊之實晉實德之足以報圍齊之賜矣況齊實內虛未必有以敗魯也今為雍榆之次內不能撼齊外不能救晉徒勞師以遠餉于外在魯不能無損而于晉無一

毫之助也若叔孫豹者使之謀弱公室則能爾其捨已以謀人不其踈哉用是知三家無足畏者特襄公昏庸有以益其愚矣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邾庶其及畀我來奔魯皆納之則無怪乎臧孫紇之奔邾也得二盜而失一大夫得失累相當然吾懼賢者視之而奔則魯危矣則夫二盜之在魯庸為魯之利乎

晉人殺欒盈

欒盈據曲沃以叛而聖人不書叛以盈之不足以叛也晉人殺盈實殺于曲沃而聖人不書于曲沃以欒盈實不能有曲沃也盈之亂則足以殺其身而已此可為愚而好亂者之戒書曰晉人殺欒盈殺有罪也不書大夫既絕于晉也

齊侯襲莒

襲者盜賊之計非用師之道也莒於齊未嘗有怨莊公掩其不虞而襲之以掩襲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而況蕞爾之莒乎使齊侯一襲而得莒是誠善盜者也得莒適為齊之羞而況無得而冒盜賊之名哉吾於此見齊侯之不足為齊侯爾聖人書侯愧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豹之如晉以雍榆之次要功於晉也晉照其偽而有言焉故仲孫羯侵齊以悅之為魯計者曷移其侵齊之役於雍榆之次哉不次雍榆而遂伐齊則晉兵自解晉且德魯晉使當首聘魯以拜伐齊之師爾豹不必往而羯不必侵也魯之失謀蓋失於初非失於今今之舉救其失而已非策也

夏楚子伐吳

楚至是伐吳者凡三襄三年公子嬰齊之役十四年公子貞之師皆命將而已今之役楚子親之此足以見楚之讎吳日深矣前乎此吳再被楚師吳未嘗報非畏楚也楚何讎於吳特以吳有鍾離及向之會附中國以抗楚也今吳與晉不交者十年楚子無覺而伐吳吳有憾焉故明年吳子伐楚報是役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以盜竊之計襲莒莒人覺之實無得焉故崔杼帥師伐莒用是知崔杼誠天下之大姦也所貴於賢者以其能弭君之惡而致之於善君著顯名臣收美勳君臣相成以底於治今崔杼成其君之惡知君為襲莒之計諸侯恥之因復伐莒以重其謗於天下而已得以行其不順之謀焉吾於伐莒



之事竊為齊侯懼而齊君且以為功其及於禍決有漸矣此所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會諸侯于夷儀謀伐齊以報伐晉之役也楚人乘虛以伐鄭故不克而還書會而不書伐不能伐也鄭自蕭魚之會歸中國楚不敢爭者至是十有五年矣然晉平嗣悼公之業不能治內以杜楚人窺伺之機楚蓋乘釁而時撼鄭矣前日諸侯同圍齊楚公子午伐鄭今日諸侯為夷儀之會楚率蔡陳許伐鄭楚蓋未嘗一日忘鄭特觀中國之釁而已而晉不能和諸侯以制楚乃摟諸侯以報怨且勝齊孰愈於制楚哉夷儀之會吾見其無損於齊而實為鄭招寇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蔡陳許久比於楚中國不討幸也今反從楚而戕中國可勝貶乎而聖人皆書爵而以楚子冠之非褒也愧之也以中國諸侯而甘役於荆蠻也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成襄以還晉楚兩立諸侯主於晉者不特其君聽

三百六十五
之其臣亦倚之爲重主于楚者不惟其君恃之其
臣亦藉之爲姦故宋衛事晉則大夫之出亦奔晉
陳蔡從楚則大夫之出亦奔楚各倚其國之所畏
以脅其內也聖人因其志而書之善惡自判焉蓋
不待鈎其事實而後察其情也宜咎之奔左氏以
爲慶氏之黨亦逆知其非賢者矣

叔孫豹如京師

魯大夫未有無故如京師者惟宣九年仲孫蔑如
京師與此叔孫豹如京師不見其故吾於宣九年
旣言仲蔑之故矣今豹之行其故猶有言也魯恃
晉而外齊齊屢讎於魯魯故告晉以報齊怨圍齊
之役是也而仲孫羯又嘗侵齊齊憾魯益深兵將
復疾於魯魯以天王娶於齊我實主之雖以劉夏
逆后不能備禮以逆王之歡心然王之所以得婚
於齊者實魯故也今齊以后禮不備而責魯不已
兵又將及郟焉故叔孫豹如京師言齊之故且請
薄后禮之罪欲要王命以解齊之兵也然齊旣女
於王王實賴之齊豈畏王而王亦安能逆齊意以
順魯哉故今如京師而春有崔杼之伐則如京師
固不足以解齊之忿也然無事則視周爲無足親
有事則倚王以紓難彼其如京師豈情也哉無齊
之兵則亦不聘矣餘義見宣九年

大饑

宣十年秋大水而冬饑十五年秋螽蟴而冬饑夫
 為國無一年之積一經災沴則饑饉繼之何以為
 國今秋大水而冬大饑其無先具尤可知矣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魯前脇晉以圍齊繼有仲孫羯之師今復如京師
 倚王以脇齊能無忿乎故叔孫豹如京師而齊有
 北鄙之伐忿兵也然崔杼方懷逆謀姑伐我以順
 國人之欲志不在魯爾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齊有弑逆之罪諸侯會于夷儀謀討齊也謀討齊
 而不加兵繼為重丘之盟重丘齊地兵不加齊而
 盟於齊地成齊亂也然諸侯不能討逆而反盟之
 宜有貶而不貶何也春秋之世篡逆者多矣非諸
 侯有以比之則盜將有所忌而不為今晉徒合諸
 侯以謀齊其實非志於治齊也要賂而已無賂則
 討之得賂則釋之故會于夷儀以待賂夫冕弁端
 委以乞賂于盜其為辱大矣不書爵無以見其辱
 故以小大爵列焉則夫不貶乃所以深誅之也故
 爵而會會而不伐繼之以盟其義亦顯矣故不待
 不書爵而後知其為貶也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陳自鄆之會逃中國以附夷狄一叛不反固中國諸侯所宜問也前日復隨楚伐鄭故今日鄭師伐陳報怨也鄭固有辭矣然於時鄭簡在會而公孫舍之伐陳則命不出於君雖曰有功君子不貴也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

鄭突之入櫟内外有二君也衛侯入夷儀内外亦二君也然鄭突之入聖人名之而衛侯之入春秋不名此則逆順之辯爾初突篡而得不義而奔及忽之歸鄭故忽之有也而突復入于櫟以逼之是復篡也故不名無以見其逆孫甯不臣逐衛侯而立剽剽之立國豈其國哉衛侯既奔而入于夷儀期復其位而已非篡也故不名以見其順順逆分而名分定名分定而天下安是春秋之旨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羣舒近楚為楚蠶食至是盡矣成十七年滅舒庸宣八年滅舒蓼及是滅舒鳩羣舒無噍類稽其先蓋與楚俱張荆舒是懲是也而今皆併於楚則楚之彊較諸古萬萬爾中國不競無以懲之奈何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再被兵卒堅附楚而不反蓋以鄭特倚晉而讎

之實非霸討也中國必將得陳晉宜合諸侯以義
征之陳或歸焉彼鄭固陳之敵且嘗從事楚安能
責陳之即楚也前日入其郛固已甚矣今日復伐
之徒勞兵爾非義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遏以卒名非為伐而名也與鄭伯髡頑同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喜父立剽而喜躬弒剽何父子之謀異哉殖逐君
以自利喜弒君以自安其實均罪也故書曰衛甯
喜弒其君剽若曰甯喜自弒其君云耳剽之立篡
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弒也宜其以無

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覆二君之間
自立自弒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為重則不得
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為剽無罪而名甯喜也此春
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甯同逆逐獻公而立剽今甯喜復弒剽以納獻
公林父懼誅故據戚以叛君在則逼而逐之君復
則逆而叛之小國之臣叛逆自恣王不誅而霸不
問觀諸此真亂世也春秋可不作乎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聖

人不誣人以惡亦不苟與人以正也前日衍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夷儀以甯喜挽之然國實衍之國不幸而出得間而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遣喜行弒逆之謀既弒而後入則國雖衍之國得之不正也聖人惡其仗不義而求反國乃謀弒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剽弒纔三日而衍歸則弒之謀衍實與之審矣以弒而得國位雖其位君子不赦也此所以衍之歸而復名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澶淵衛地會于澶淵謀衛也孫甯逐君而立剽衛獻奔出餬口於外晉為盟主不能正之今甯喜弒剽而納獻公林父入于戚以叛則獻公雖入實未安於衛為霸主者宜合諸侯誅林父以定獻公則於義為大今乃為澶淵之會反黨逆醜正以登叛人彼林父何足與哉徒以林父雖逆而嘗與戚之會剽雖篡而嘗同溴梁之盟圍齊伐齊衛嘗用命澶淵商任沙隨之會剽無不從則剽固久役於晉而衍無一毫之益於平公也今林父立剽而喜弒之林父逐衍而喜納之則喜固剽與林父之讎晉既黨剽而佑林父則亦以衍喜為讎焉故今澶淵之會蓋將逐衍治喜以予林父也嗚呼霸主而如

是何以正諸侯此天下之大不義者平公蓋亦知之矣故不躬會而以微者主之然諸侯皆大夫而魯親之此則平公不義而移惡於魯也晉蓋以有恩於魯為多執莒執邾圍齊伐齊取邾田自溈水皆魯故也今為此會已親主之則得諉於諸侯不為會則內愧林父故遣荀吳聘魯命魯主之則恩歸於己諉歸於人此所以有荀吳之聘而為澶淵之會也晉宋皆微者而鄭獨以卿行畏晉也鄭雖畏晉而無干於晉故不若魯侯之親會焉噫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作遜今平公取恩於己而推惡於人其何以主諸侯吾於此見平公之非君子也真姦雄耳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義見僖五年晉殺申生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弒君而晉人執之宜得霸討矣而不以霸討書何哉蓋喜弒剽而納衎其迹固逆而義則順何則剽逐衎而篡衛衛非剽所宜有也國固衎之國矣今去剽而立衎其義實正則喜之罪猶在輕重之間晉佑剽之黨而執甯喜庸得為霸討故雖執弒賊而書人焉然則為霸主者宜奈何必合諸侯以誅林父治其逐衎之罪以定衎位然後執甯喜

歸京師以正其殺剽之愆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以逃罪也今佑林父而執甯喜是助逆以攻順宜喜之不服而法不可得而行也此所以書人以執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朝于楚而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鄭兩加兵于陳故楚以蔡陳伐鄭陳故也說者徒見許男卒于楚而楚伐鄭歸而葬許靈公遂以為為許伐鄭此意其文之適相先後而為是說其實誣也十六年鄭以晉衛魯宋伐許二十四年許以

楚蔡陳伐鄭其怨既償矣其後惟鄭兩伐陳陳未有一報也故陳脇楚以伐鄭其理甚白求春秋當以理求之徒以文之相屬而定褒貶且鑿生異說以文之非春秋也然許男卒於楚而赴於魯魯方事晉不宜會而會葬之則魯豈貳於楚也其後為宋之盟晉楚以平於時華夷蓋有志於平耳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自圍成之役讎於魯久矣其閒魯脇晉以報之同圍齊是也二十四年仲孫羯復侵齊而崔杼有北鄙之伐怨已償矣今莊公見弒景公即位而修好于四鄰故洗前日之嫌而成今日之好首命慶

封以來聘焉齊魯復通自慶封之聘始故聖人書之喜其不念舊怨而修新好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晉楚自蕭魚之會晉不戰而得鄭楚不敢爭晉楚兩寧者垂十五年其閒鄭脇晉衛伐許許以楚蔡伐鄭鄭以公孫舍之公孫夏伐陳陳亦以楚子蔡侯伐鄭雖所以交惡者陳鄭許三國之君若非晉楚之志然兵端實未嘗息也今晉之武楚之建以兵端未絕寢淫不已必至大戰於是合晉楚而會之使夷夏交歡諸侯用寧其為功大矣君子蓋不可謂權出於大夫而卑之也夫權正不並用仁義不兩立權足以濟時君子捨其正仁足以安天下君子不責其義以大夫而尸大功固非所謂正以大夫而專盟會固非所謂義然外撫內寧其權實有以利其國寢兵息民其仁實有以靖天下雖捨其正而不責其義非過也用是知宋之會宋之盟春秋實予蓋不可以專而廢其功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弑君而見殺其不以討賊之詞書何哉喜之所以弑剽者為術也則術之復國實受於喜然剽之篡晉實佑之故前日執甯喜責其殺剽之罪也

今衍既入外則不免于晉內則見謗於國人故殺喜以弭內外之責也衍以為庇喜則上抗盟主下違國人內外兩攻吾其能久安乎故寧負喜之恩而不敢拂內外之欲也則喜之殺豈以其罪哉不以討賊之詞書其情亦見矣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與甯喜同謀納公者也公入而背恩誅喜鱄懼出奔晉逃死也鱄不曰公子而書衛侯之弟非鱄不弟衛侯不能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會盟一事而再舉地詞繁不殺聖人予之也蔡丘首止與此宋之盟皆然用是知宋之盟春秋實予無貶辭也蔡丘首止以宰周公王世子不與故書諸侯盟以別之宋之盟以諸侯不在而大夫不敢擅盟故書諸侯之大夫以旌之故夫再舉蔡丘首止者以周公世子不與盟再舉宋者以大夫稟諸侯之命而不敢擅盟非苟再舉地期實異之也穀梁曰溴梁之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今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皆為得旨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允十六年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大夫之奔者皆甯之與也喜之殺獻公實忘恩背黨宜弟鱣之出而繼有石惡之奔也然晉初執甯喜以責其弑剽今弑剽之黨皆奔晉而晉匿之烏在其為執喜也用是知晉之執喜蓋要賂於衍耳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之立嘗修先君之怨以伐我我訴之晉晉執邾子奪邾田以與魯既而仲孫速復伐邾誘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魯之虐邾亦既甚矣邾失田失邑失臣失民其弱可知今悼公匿怨而來朝非得已也社稷之危姑忍而存祀耳非時朝之禮也左氏以為時事誤耳

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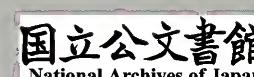
晉楚不和諸侯所事者一晉楚既合諸侯所事者二不和則有兵戈之役既合則爭玉帛之奉嗚呼春秋之末小國難乎為國矣然鬪于戈以驅民於死與多玉帛以納民於無事猶有閒也今公將朝楚則不得不先聘晉蓋事晉為久而事楚為初也故言于晉以聽晉命晉命諾故十一月公如楚此非特魯為然舉魯以問他邦皆然爾雖無征伐之

怨而有朝聘之勞也噫安得有賢者作而大一統乎聖人於此蓋有嘆也

冬齊慶封來奔

魯方復通於齊前年慶封之聘是也今慶封之出必有所不容於其國以嘗聘我而來奔焉魯既和於其君則不當受其叛臣匿其叛臣非所以為好也齊不以是責魯魯之幸爾不然北鄙之伐復見於今日矣其後自魯奔吳抑魯人畏齊而遣之歟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成十年襄四年昭十五年公皆如晉皆踰年而反而正月無書公之所在者惟昭公見逐于季氏而居乾侯則三年之間皆書正月公在乾侯今襄公非見逐而出實自朝於楚何以書公在楚蓋書公之所在失國之辭也以乾侯之事觀之例可知矣公如楚權在季孫宿左氏載取卞之事其亦危矣公外投虎狼之口內有蕭牆之憂則社稷庸可保其無虞哉此所以書公之所在以志國非其國也存公所以誅季氏在楚所以虞楚人一言之閒寓旨遠矣此豈舊史之文哉聖人新意也
庚午衛侯衎卒



三百十一
闞弒吳子餘祭

闞刑人也刑人則無親何有於君故吳子之弒不書君闞天下之至賤者賤者不登於策故闞不書名邇至賤而無君之人宜其得禍也此書之以爲後世任宦官者之戒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

以公使人者無私感之情以公愛人者無私報之禮晉主夏盟諸侯所當聽役也然用諸侯之力以興天下之利則諸侯不以爲惠而晉亦不以爲賜今率諸侯之大夫以城其母黨之國則使人實私惟私于使人而中有所不安旣用其力則不能無感於心故以士鞅來聘焉杞以先代之後諸侯所當恤也然使其誠逢患難而急在朝夕則諸侯恤之所宜先而杞侯亦有所不必報今杞實無患晉侯以己之戚率諸大夫而城之則愛人爲私惟以私愛之則杞不得無報於人故杞子來盟焉晉以私用諸侯之大夫故必私聘之杞以私得諸大夫之戚故亦私盟之聘所以拜工役之惠盟所以結事大之誠其迹若美而其舉實無謂而然也聖人書城書聘書盟而公私之情見矣昧者徒責大夫

之專且自成襄以還大夫之專盟專會專兵專伐多矣何至是始以為專即就其專之中有善惡存焉君子觀其善惡以定褒貶可也

吳子使札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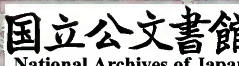
楚子使椒吳子使札來聘本無異義而說者以季札為賢曲於吳致其褒吾所不曉且札之賢何以通於春秋吳諸樊餘祭夷末以其弟札之賢欲兄弟授受以及於札至札卒逃而不受逃而不受此非得已也藉以為賢則於魯史何以見之於魯史無以見聖人何謂以通於春秋此天下之曲說妄鈞經外事以亂春秋君子不可不辯且春秋之法

尊中國而外夷狄楚文王稱荆成王稱楚既而稱人稱子浸以彊盛於吳亦然其初稱國繼稱子而大夫稱名聖人各志其漸以其彊暴與中國五等為列初無筆削於其間各因其實而彊弱自見也今之來聘說者皆以為褒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吾於荆人來聘既言之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雖周之同姓遠於中國然居於夷而安於夷固無患也自高止奔之而燕以亂既而燕伯奔齊齊侯伐燕其亂皆基於高止華夷者天地之限裔



不謀夏夷不亂華則華夷兩安吳通中國而亂則夷狄用中國之法固非其利也何也以其越天地之限亂華夷之理矣燕得高止以為利吳得巫臣以為利而不知害從而生也此可以為夷夏限絕之戒吾故論之若高止之出則在所不必考也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公一如楚在楚凡七月楚止之也魯公未嘗朝楚今一朝之楚蓋驟得魯有侈心焉故久止公於楚以圖望外之利也既而知雖殺公無以得魯故復反之公至自楚而吳子使札來聘楚疑魯比吳以議楚之東鄙故以遠罷來聘焉則罷之聘非情也諛也昧者以為志其臣之姓氏為進之前日公子午公子貞伐鄭殺公子側殺公子追舒亦書氏族無乃亦進之乎吾欲聞其說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子而弒父天下之大逆般之不子不誅而顯若固之不父世無自知之夫弒君鮮書葬而此乃書葬亦足以知非固之不父般亦未忍不子也書之左氏其閨門甚穢此所以得弒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春秋日月之例吾無所取然有非日月無以見義

者則亦不得不取焉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則非日無以見伯姬之死於災也伯姬不幸遇災保母不在不下堂而死於火嗚呼難哉君子行不貴苟難而婦人非難無以見其節此伯姬之節所以特書於春秋而顧影無儔也易所謂恒其德貞婦人吉者歟春秋之書內女者四鄆杞二姬以惡紀宋二姬以賢然語其難則紀姬未若宋姬之難也故紀姬之葬以字而宋姬之葬以諡此則聖人輕重之權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鄭伯克段于鄆段不書弟段不弟也則誅段為重而責鄭伯為輕今天王殺佞夫書弟則非佞夫之不弟過在兄也景王以萬乘之尊而不能容一弟何以示天下宜其見侮於諸侯不能與周也生殺之柄自天王專之故入春秋未嘗書天王殺卿大夫者今內不能親九族而手足不相容滅天倫矣故於此一書天王殺焉以見非所以用生殺之柄也

王子瑕奔晉

子瑕佞夫之與也佞夫見殺而瑕奔晉然不容於王而奔諸侯諸侯抗王而匿之春秋之時歟若曰自周無出吾於周公出奔晉既言之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之賢節義高於天下魯與其榮焉故以卿會葬尊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稱人以殺而不言大夫討有罪之辭也良霄何罪哉以奔許自許入鄭也許固鄭之世讎良霄不安其位內不容而奔君之讎脇讎以入鄭將何為哉必將不利其國矣君討而殺之得其罪也則鄭之殺良霄蓋合乎春秋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會未有言其故者惟允二年稷之會書成宋亂與澶淵之會書宋災故皆譏也且宋災何與於人而諸大夫會之諸大夫會之蓋將有以救災恤鄰也然言不及國乎不及尸徒會于澶淵何為哉澶淵衛地恤災而會于衛地其不及災審矣以宋災而會會而不能賑之何哉吾知其故矣初伯姬之歸于宋齊晉不得已而媵之固已辱矣今宋災共姬獨以節義顯而齊晉之媵無聞也晉以霸主為宋而徵會魯獨以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而不從晉今晉人蓋曰諸侯共恤宋而魯獨擅其榮吾何為輸

財於已成名于人哉故徒會而退卒無以賑之也
 然書其會亦足以見矣何用書其故邪蓋於時蔡
 有弒君之事天王有佞夫之事鄭有良霄之事不
 書其故則無以知其為宋災而會也據左氏之說
 則是會皆諸侯之卿卿而書人其貶可知為宋會
 而宋亦書人宋召天譴不能側身修行而外求於
 人宜其均得貶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魯大夫之橫起於文而成於襄非文之怠忽大夫
 未敢肆非襄之懦弱公室未遽弱雖大夫世祿不
 能免於橫而上之人有以制之則亦未能專也文

公怠忽不君諸大夫寢以秉國幸成公繼之粗能
 剛果有立大夫之權日沮公室日張矣不幸即世
 襄公乳臭子嗣魯之統三家憑之會盟征伐皆出
 於已作三軍舍中軍惟其所欲以分公室及威令
 已去襄公雖壯而不能收矣繼之昭公嗣立年十
 有九而猶有童心噫天無乃以是而弱魯者乎抑
 亦周公治魯不能慮寢微之漸也吾於此蓋有嘆
 焉嘆周公之聖垂世立法而不保其子孫之微弱
 也嗚呼奈何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襄公世子也公薨而子野卒此與莊公薨而

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若均不書地均不書葬而子般子惡後世以為殺而子野獨以為毀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尤非慶父公子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公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爾不然不地不葬文與般惡同文同則其義不應異也識者當有以辯之

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大夫會之禮也諸侯會之辱矣于時諸侯以小大疆弱為判親會之更以為禮也羯速之子蔑之孫

癸酉葬我君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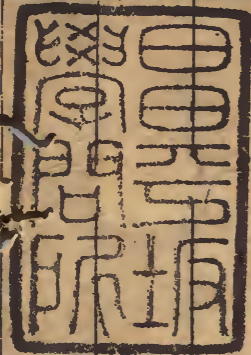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書人以弑失賊之辭也左氏以展輿弑父自立弑父自立天下之大逆而聖人為之諱則後世何所取信乎春秋左氏採野人之語而亂春秋者多矣其受經於聖人果何如乎

右襄公盡三十有一年

木訥先生春秋經筌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左傳卷十二

早

通志堂

三

論

論

論

此其正法...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